

1978

八月二十四日 檳城—北海



這個訪問團到了檳城，可以說掀起了一場風波。佛教團的活動，在這兒根深柢固，想不到從美國吹來的一陣風，輕鬆地把多年的老風俗轉移一番，煥然一新。

午間去北海祥空法師處齋，然後再返檳城，晚上仍舊回到北海，在光華小學禮堂開示。聽眾一千餘，在座有很多年青人。

今天晚上的問題摘要：

一個青年人發問：修道為何要斷欲，怎樣去斷？

上人瞪了他一眼，聲音宏亮地反問：你問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意思？究竟想不想斷？如果只需要問一個問題，就能斷欲，那可太容易了。不要說你，身為一個在家人，不容易斷欲，連不少出家人也不易斷。斷

圖：北海觀亭佛學會顧問祥空法師領該會同仁與訪問團合影。

欲，不是問一問就罷休的。人爲色欲而生，也爲色欲而死。你從父精母血裡出來，色欲是髒穢不堪的東西，而人還是想從那條路死去，真正想斷欲，必要迴光返照，下一番苦工。

問：什麼是「轉妙法輪」？用何力量去轉？

答（于教授代答）：我先問問你，你能見到這個法輪嗎？如果未見到，又怎知它在轉？所謂法，是諸佛菩薩虛空法界的知識寶藏。法輪不是用手轉，也不是用腳轉，而是用心去轉。

（全場鼓掌）

問：成佛之後，又怎樣辦？

答（于教授）：我問你，肚子餓時怎樣辦？是不是吃飯去？做人有煩惱時怎樣辦？就要修行去。填飽了肚子之後，就不用再吃，因爲滿足了。修道圓滿，成佛之後，亦復如是。

問：上人從香港到美國，教化美國人，是用什麼方法。

答：我從美國來到馬來西亞，是用什麼方法教化馬來西亞的人？（全場大笑，熱烈鼓掌）



圖：在北海舉行法會之踴躍場面，圖為法會前之禮佛請法。

中美佛教訪問團 在北海啓示佛理 勸人爲善應遠離罪惡 人與人間須和平共處

【普文廿五日訊】爲宣揚佛教，勸導世人向善而遠離罪惡，同時規勸世人，發揚人與人之間和平共處，親善互助的美德，並且加強各國佛教徒之感情予聯絡，由宣化禪師率領之中美佛教總會・法界大學亞洲區訪問團，昨日繼程到北海訪問一天。

上述訪問團昨日上午十一時，蒞抵北海觀音亭，受到祥空法師、觀音亭佛學會男女職員及男女善信熱烈歡迎。訪問團受邀午餐，場面熱鬧。

昨晚七時半，這批佛教訪問團在觀音亭佛學會安排下，在北海光華學校禮堂開示佛理及講經，出席之佛教界人士及善男信女

非常踴躍，使禮堂座無虛席。

在大會開示佛理儀式上，首先全體合唱三寶歌，接著由大會歡迎小組主席黎順禧致歡迎詞，繼由觀音亭佛學會副主席莊允求代表贈送紀念品予宣化禪師留念。

接著宣化禪師開示佛理，講解地藏菩薩本願經之囑累人天品第十三。

宣化禪師說：地藏菩薩有著不可思議的神力，慈悲，智慧與辯才，使到十方諸佛皆讚歎與宣說。未來世中，若天若人，將隨業報應落在惡趣，在臨墮趣中或至門首時，所有眾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薩名，一句一偈大乘經

典，地藏菩薩將以神力方便救拔，遣生天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一念恭敬，地藏菩薩亦以百千方便度脫人於生死中，速得解脫。對於那些常做善事念念修行者，自然得於無上道，永不退轉。若未來世，有善男信女見地藏菩薩形像及聞地藏菩薩本願經，乃至讀誦與讚歎瞻禮將得廿八種利益，畢竟成佛。

宣化禪師對本邦善信表示：修行佛法非要認真不可，切勿馬虎，否則將得不到感應。

光華日報 1978/8/26



八月二十五日 檳城—居林

今天午膳是拿督（太平局紳）

劉惠城伉儷供養。白聖老法師剛從泰國過境，也前來應供。此外，還有數十位諸山長老：竺摩法師、真果法師、廣餘法師、如儉法師、會航法師等在座，大家暢談甚歡。飯後上人與諸位大德談笑風生地聊起來。不久，話題又扯回到出家人不披衣的風俗上面。上人很幽默地提供他的意見。他的宗旨，絕不是要擾亂他人，而是用自己誠懇的真心，與大家切磋研究。誰批評他的錯處，他都樂意接受。

講到年老將至，教化美國人多麼難，上人便強調：「不要怕難！我這人就是這麼奇怪，愈難的事，我愈要做去。」白老也不禁微笑點頭附和。

我們在馬來西亞，今天算是最多的出家人聚集一

1978

堂。當釋子能和諧共處，無拘無束地討論改良佛教的方針，令我們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慰。樹大根深，風行草偃，上人常說：「我是一個才疏學淺的人，不是以道感人，以德化人，但我憑著最真誠的心去待人接物。人家愈對我不好，我愈對他們好；人家愈罵我，我愈對他關懷。」

今天我們的時間表排得很擠；可是，手上有愈多工作，就愈少機會打妄想。飯後，先去錫蘭寺開示。住持南傳乚瑪丹納法師及數百位青年學生，正在等候，上人的開示如下：

「佛教徒的毛病，是各自為政，互不關心。沒有人肯承認自己的錯處，反而互相排斥，撥弄是非，故我常對徒弟們說：



真認自己錯，莫論他人非；
他非即我非，同體名大悲。

每個佛教徒不應該把責任推卸到旁人身上。如果我們骨肉相殘，煮豆燃箕，就變成不孝的佛弟子。例如，目前北傳佛教稱自己是菩薩乘，但出

家人連衣也不披，時間久了對自己的錯處，也不醒覺；而南乘又強調：大乘根本不是佛教。南北就這樣同室干戈。佛教本身已有種種問題，對待其他宗教的反應，更不用說了。

我們是否毫無慚愧，對別的其他宗教只懂得小心小量？在我所提倡的佛教，不管人信不信佛，我也包括他在佛教裡。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無論哪一個眾生，信不信佛，也都具有原本的佛性，我們又怎能否認他不是佛教徒呢？《華嚴經》的境界，是盡虛空、遍法界的。沒有人能跑出法界之外。你信不信佛，是時間的問題而已。今天你不信，明天或許你會信；明天不信，可能下個月會信，下個月不信，可能明年會信；今生不信，或許來生會相信；這個大劫不信，可能下個大劫也

會信。沒有人能保證，說你永遠不會信佛。你不可簽這類的合同。故我可以等你幾年、幾世，甚至幾個大劫，有一天你總會相信。

再舉一個例子。比喻在桌上有酸、甜、苦、辣、鹹的幾味菜。你今天喜歡吃酸的，明天可能喜歡吃甜的，人的胃口時刻會轉變。這五個味道，好比各大宗教，你今生喜歡這個宗教，來生也許會喜歡另一種。因此我們應該把心量擴大。地球日漸縮小，佛教徒應該團結起來，造福人類。」

跟著是問答時間，一個青年突然站起，用粗獷高昂的嗓子，歇斯底里地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所問的既無關痛癢，上人回答後，他還不肯罷休。從此人語氣，知道他並非來學佛，而是一個激烈份子，趁機擾亂。

1978

上人卻漫不經意，從容不迫地說了一句：「在佛教裡，最緊要的是不做土匪。」

其他問答選萃：

問：《阿彌陀經》說眾生能持佛名號者，可以帶業往生極樂世界。但佛教裡又強調人要自立，自力更生，才能成佛。這兩個道理不是互相牴觸嗎？

答：當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時，我問你：是佛在念，抑或人在念？我相信還是靠你個人下的苦功。念佛不是一邊念一邊打妄想，而是念到心與佛契，根境雙泯，與道合一，才能往生淨土。不是說不用半點功夫便能成佛，成佛還是要靠自己。

問：真有命運這回事嗎？人有沒有能力操縱命運？

答：「君子有造命之學，命由我立，福自己求，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君子可以創造及改移自己的命運。一般俗人不懂，硬以為凡事皆由天定。但你若有信心毅力，可以從凡夫地一念躍至佛地。如果一切都是命中註定，未學佛之前大可以先占占卦，看看自己有沒有成佛的機會啦。故命中的善與惡，沒有鐵定。如果你是大善人，或大惡人，你所做的已超出普通人的範圍，你的命運也與普通人的不一樣。

跟著去赴下一個約會，上人在檳城馬來西亞理科學佛會開示。在場已有六百多個學生，精神抖擻地雲集。好幾個團員先作了簡短的開示。這班大學生與我們年齡相近，彼此很自然地覺得有一種心領神會的親

切感。與這班充滿朝氣，頭腦靈活的青年交談之後，發覺他們很願意接受新的佛教。真正的佛理無他，也是科學，也是哲學，也是心理學，也是邏輯學。佛法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

上人的開示如下：

今天見到這麼多青年朋友共聚一堂，我心裡高興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反過來說，或許可以講得特別多一點。

其實萬事萬物都在說法，桌子在說桌子的法，椅子在說椅子的法。昨晚有人問什麼是「轉妙法輪」？萬事萬物都在轉法輪，人在轉人的法輪，狗在轉狗的法輪，貓在轉貓的法輪。你若明白了，就聽到明白的法；你若不明白，就聽到愚癡的法。

我的話雖然很簡單，但你若能真用它，就一生受用不盡。真的明白了，便不會被名利沖昏了頭，到死時仍然兩手空空。故曰：「莫待老來方

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好好利用你們



圖：上人在1970年代，為教化西方人，所作的努力，難以想像；令使未種善根者，能種善根，無緣者能有機會結此佛緣，讓菩提種子散播於各處。

1978

青年人的智慧，不要盲從古老的方法。單談談這件大袖袍：有人說這是漢代遺下來的古服，非保存這個傳統不可。現在正是需要節省物質的時代，用這麼多布料來做兩個大袖子，而世上很多人連衣服都沒有得穿，這太不公平了。因此我提倡把大袖子廢掉；佛教裡要改革，要求實際。

還有，關於請齋的風俗，也要改一改：出家人的責任是弘法而不是應酬。對著滿桌子的美味佳饌，於心終感不安。我自小生長在窮苦家庭，一向喜歡節省，不願意浪費。在芙蓉，承蒙當地信眾款待，燒的菜太多太好吃。我們團員商議後，決定如果飯菜不清淡下來，寧可不吃了。因為我們目的在於修行，不是藉著旅遊便恣情放縱。」



圖：1970年代初期，上人座下的僧團。有了僧團之後，上人開始在美建立佛教的計劃。上人解釋他一生有三大願：(1) 將正法帶到西方，建立正法僧團。(2) 將經典翻譯成各國的語言文字。(3) 成立大中小學，提倡正確的教育。

青年人都有敏銳的分辨力，聽了上人這番話，非常高興，「我們都願意振作起來，使佛法趕上時代，發展到全世界去！」臨別他們都充滿希望地說。

晚上乘渡輪，前往隔岸的居林市。凝神細聽，微波在船舷擊拍，夕陽殘照，海上孤帆幾片；隔江華燈初上，熒光點點，與蒼翠的暮色，已融成一團。

我們因為身在異地作客，每一舉一動都格外留神。尤其在飲食方面，特別小心，未進飯食之前，必先默念〈楞嚴咒〉。此咒靈驗非常，能破任何天魔外道的邪術。

過了一個多小時的行程，到達居林 (Kulim)，先開車到佛教總會休息十分鐘。當時有人端出淡淡的銀耳糖水，各團員照例默誦咒語，然後才喝下飲料。小息後便前往中學講堂，此地已有一千多聽眾齊集。

這幾晚所到的道場，都覺得有一股暗昧之氣。陰氣象徵障礙，陽氣代表智慧光明。每到一個場地，對當地

氣勢也能一目了然；不是用眼睛去觀察，而是默默迴光返照。雖不能洞悉細節，大概情形也能瞭解十之八九。

待法會完畢，果歸才快地告訴我們，自從喝了那杯糖水，便覺得浑身不適，喉嚨週圍有團烏影，彷彿幾個指頭掐著脖子，令他幾乎要窒息。再問他喝前有否念咒，原來今晚他疏忽了，忘了持咒。唉！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一是不修道，修道則遇魔。但時刻檢點也能履險如夷，幸虧上人慈悲為他加持，過了兩天便完全痊癒。但果歸也親身嘗過「中蠱」的滋味，以後再不敢大意了。

「覲面若不識，
須再從頭煉。」



1978

八月二十六日 檳城—大山腳

今早在佛教總會與佛青總會的理事委員，進行簡短的討論會。他們即時拍了一套紀錄片，預備分發到全國分會。到會有佛青會長陳穎椿，全國總秘梁國興，以及其他的總幹事等。

上人對青年人的開示——

很多年前我到過緬甸，當地信眾要求我簽紀念冊，我便為他們寫上：「眼光看全世界，心智要包法界性，推行古有具體的佛教，使人人作佛，眾生得度。」你們都是青年人，應該保持著天真活潑的誠懇，做佛教的使者及護法，要時刻緊握降魔寶杵，這個寶杵是沒有形象的，是你心中的堅固、忍耐和智慧。最要緊的，切勿與人爭是非：



圖：1957年，
上人攝於緬甸。

爭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
便生四相心，由何得三昧？

不要用壓力強逼他人，要用慈悲喜捨
來攝受眾生。

世界上爲什麼這麼多戰爭？就
是因爲人類太貪心，太自私。我不抗
議戰爭，我願意平息戰爭。青年人以
爲抗議戰爭可以解決戰爭，其實一個
戰爭不息了，另一個又崛起來。若真
要平息戰爭，先由心裡做起，即是把
自己心裡的貪瞋癡洗乾淨。人究竟是
爲了吃飯而活著，還是爲了活著才吃
飯？如果是爲了活著才吃飯，就應該
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有利於民，有利
於國家天下，發菩薩心向前努力。

午餐仍然是拿督劉惠城供齋，傍
晚乘搭渡輪，到隔江的大山腳去。

滾紅如火的太陽，正像紅透熟
透的大柿子，徐徐沉到海平線下，漫
天堆著一團一團絳紅深紫的彩霞。站
在甲板上，倚欄悄然聽濤聲，海鷗歸
巢，涼風蕭蕭，我們的精神溶化在如
詩的海韻裡。

過了岸，再駛車約一個小時，
到達大山腳。這是個小村落，居然也
有七百多位村民前來聞法。此地大部
分居民在橡膠園工作，生活清貧、日
出而作、日落而歸，要流一大把汗才
換到兩餐來糊口。他們沒有市區的那
股浮侈靡華，是一片純真。我們在簡
陋的茅棚裏說法，面對數百個喜氣洋
溢的面孔，覺得有一種樸素真摯的溫
馨。

上人的開示——

各位善知識，今天我們在此地
研究佛法，首先要問問你：什麼是佛

1978



法？什麼不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沒有什麼不是佛法。人在世間，無論吃飯、睡覺、穿衣，都是佛法的表現。可惜我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體會佛法，還要到外面找去。

什麼是外道？無非心外求法。能

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這就是真正的佛法。不須要好高騖遠，在你眼前的一舉一動即是。《地藏經》云：「娑婆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在每一舉一動中不作業，這就是功德。經典又云：「南閻浮提眾生，志性無定，習惡者多；縱發善心，須臾即退，若遇惡緣，念念增長。」我們累得地藏菩薩，晝夜不停地工作，救出這個眾生，那個又掉進火坑裡去，頭出頭沒，無有止期。所謂：

魚在水裡躍，人在市上鬧；
不知爲善德，虧心把業造。
金銀堆成山，閉眼全都撻；
空手見閻君，悔心把淚掉。

當你哭喪著臉去見閻羅王，他會

問你：『爲什麼犯了這麼多罪孽？』，你只能答覆：『唉，我知錯了，我想改過。』那時太遲了。

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細節上，應警惕自己：

不生煩惱莫疑心，
總要管己少管人；
多認不是少爭理，
安然清淨智慧生。

明心沒有礙難事，
見性那有憂愁煩；
佛光不是不普照，
憂思恨怨心攪昏。

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上，曾捨身千萬次來救度眾生。如果往實際來說，盡虛空、遍法界每一粒微塵裡，都是過去、現在、將來諸佛捨身之地。佛能捨身餵虎，割肉飼鷹，我們不僅不能捨身，連一兩肉也不肯捨哩。學佛

的朋友，要快點懺悔自己的罪過，時刻清淨，時刻才能覺悟。」



北馬大山腳佛學會歡迎記略

中美佛教總會主席，法界大學校長宣化禪師暨法界大學亞洲區訪問團，受威省大山腳佛學會誠邀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六日，下午七時，蒞臨該佛堂宏揚佛法，受該會佛友各界善信熱烈歡迎。宣化禪師駕臨，受到黃春記局紳獻掛花串，何秀音、陳娘賜、魏均營、林耀興等，



相繼為訪問團諸團員掛花串。

七時正，宣化禪師高徒引導佛學會代表陳金泉、鄭耀泉、黃春記、李成吉奉香請禪師上座，法會開始前舉行簡單肅穆歡迎儀式。司儀洪敦永請歡迎會主席陳金泉致歡迎詞，略謂大山腳佛學會榮幸地邀請宣化上人蒞臨開示，乃是各位善信之福緣，希望各信眾聆聽禪師開示；並請訪問團代表恒實法師介紹訪問團團員，旋恭請宣化禪師開示佛理。上人勸導世人行善，言行一致，發揚人類真善美德，並由禪師高徒譯為英語。

是晚參加法會善信，空前踴躍，不下二千人，會場莊嚴肅穆，恭聆禪師開示佛法。



最後，並由陳娘賜贈錦旗由宣化上人接領。宣化禪師一行人開示至十點半圓滿結束，並由大山腳佛學會執委用車恭送訪問團一行人歸返檳城。

八月二十七日 吉打州・ 亞羅士打

早晨啓程到吉打州首府
亞羅士打 (Alor Setar)，駛過
綿延蒼翠的田野，一路廬亭

農舍，灰瓦的茅舍，襯托著青嫩的秧苗，田園風味，別成一格。從檳城駛車兩個半小時，到達到達吉打佛學院。在兩畝青草地上，建有新設的華人佛學院及兩棟泰國廟。佛學院總理張吉昌居士前來歡迎，繼後用齋。

下午舉行皈依儀式，有三百人皈依。晚上在佛學講堂開示，上人輕鬆地對一千多佛友說——

你們知道我是個什麼嗎？告訴你，我是一隻螞蟻。我也是佛教裡的罪人，爲什麼？因爲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沒有成功地打破南北傳的隔閡。南北傳彼此排斥，各豎旗幟，僅在表面上用功夫，佛教怎能團結？曹植被



圖：2005年10月攝。馬來半島北部吉打州 (Kedah) 的「吉打佛學院」成立於1955年。根據記載：公元671年，中國唐朝義淨法師前往印度取經途中，曾停留吉打州的布秧河谷地帶，在《南海寄歸內法傳》所記載的「羯荼」就是當時的「吉打」。當時中國稱此地為 Chieh China 即吉打之義。

1978

圖：1979年2月16日，
上人於萬佛城講解《祖師道影》

曹丕逼迫時，曾七步成詩，他嗟歎道：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本是兄弟，為何要骨肉相殘？

因此我甘願做佛教徒的道路，躺在你們的腳底下，讓你們在我身上走過。

跟著是問答時間：

問：對於那些不依教奉行的出家人，我們可以勸他們還俗嗎？



答：你自己出家不是更好嗎？

你自己作一個模範的出家人，以身作則，豈不是更有效嗎？

問：有些人說〈楞嚴咒〉只宜齋期誦念，這對不對？

答：〈楞嚴咒〉時刻都可以誦念，不要在時間上生出分別心。譬如馬來西亞的早晨，在美國是晚間，怎樣劃分一個絕對的界限呢？學佛要破



圖：1970至1980年代，法界佛教總會・佛經翻譯委員會翻譯出版之佛書(部份)。譯經是上人三大願之一，這個工作是百年、千年的事業。在末法時代所具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所負的責任也是特別艱巨的。

除執著，掃一切法，離一切相，不要愈學愈迷，那是弄巧成拙。

問：有些家庭，世世代代都遺傳某種病症，這可以用因果來解釋嗎？

答：當然可以，遺傳就是因果，如果不是往昔種下的因，又怎麼會代代傳下同樣的果報。

晚上，繁星滿天，涼風侵衣，上人仍舊孜孜不倦地化度團員：「我是個沒有妄想的人，連一個妄想也不打。任何境界來臨，就隨機應變，如

一面鏡子，物來則現，物去則隱。莫論其他，就算是萬佛城、法界大學的妄想我也不打，只顧耕耘，不問收穫。」

至於慈悲，又是怎麼一回事？
「慈悲源於自性，無需半點矯揉造作。不是故意去討好人，這就落於虛偽。人一天一天長成，慢慢會懂得其理，心裡自然會生出慈悲。不用故意採取什麼行動：故意慈悲，流於諂媚；故意不慈悲，又變成冷淡。太過猶如不及，凡事要行中道，即是無心無念。」

但願我是道路 讓所有佛教徒 在我身邊走過

【亞羅士打廿八日訊】我願作為所有佛教徒的道路，讓全世界的佛教徒從我身上走過，我都歡迎；宣化禪師他已無比誠懇的心，說出他的宏願。

吉打佛學院昨晚舉行講解深奧的佛法佛經，宣化法師作上述的譬喻。

法師說：萬佛城絕非他個人所有，而是全世界佛教徒之所有，他要把這個萬佛城的財產，奉獻給世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希望全世界佛教徒不要拒絕他的奉獻。

法師說：法界大學是教化全世界人類的，它沒有等級、種族、人我之分，不論一百歲的老友翁，

至三歲的小孩，都可以進入法界大學。他願世間的老年人皆為他的父親和母親，而小孩幼稚園乃在於教化小孩如何尊敬師長及一切善的知識。

法師說：我是佛教的罪人，因為我沒有把所有佛教徒教化，沒有盡大願、時時生懺悔，沒有把大乘小乘佛教聯合起來，讓大小乘互相誹謗，互相爭長論短。其實佛教哪裡能夠跟人家爭論呢？這些佛教徒是應生大懺悔心，因此我沒有做到圓滿的把佛教結起來。

美國宣化法師昨晚在米都吉打佛學院弘法，奉勸



佛教徒摒棄人我自私心，不要在互相誹謗，應以寬大心懷，推廣佛法，團結一致，才能使佛教發揚光大。

他指出佛教是無區域、無國際、無種族、無語言之分，更是無黨派、無隔閡的，而全世界的佛教徒就如兄弟一般。

是晚，出席聆聽之教徒和善信大眾，座無虛席。

（馬來西亞到報）

八月二十八日

吉打州・雙溪大年



于果空教授（左）

一早起程去雙溪大年 (Sungai Petani)，沿途芳草萋萋，平鋪綠野，花嬌柳媚，點綴別緻。行車一小時便回到吉打佛學院。

這幾天于果空教授的智慧花，開得特別絢燦，不論在任何場合都能雄辯滔滔，語驚四座，他在大學任教十七年，素來不慕名利，傲骨高風。學佛以來更收拾身心，每天清茶淡飯、心意怡然，更顯出一輪清風霽月的襟懷。偶爾從他口裡知道他少年生活艱辛，從山東跑到台灣，浪跡天涯，飽受坎坷，多年後才能完成在美攻讀機械工程的願望。因此他深懂人情世故，通情達理，在此次訪問團中盡了很大的力量。

于教授把科學及佛學，尤其禪宗要旨，講得明明白白，行解相應，吸引不少青年知識份子。佛法在西方初露曙光，正要與現代社會並肩邁進才不脫節。最嶄新的

1978

科學發明，沒有超越佛法性海。一切文明的結晶，一切學術的精華，不出於心頭方寸。佛教徒應該走在時代的前鋒，不是落後到尾端；應該以身作則，予人真實不虛的印象，博得世人景仰，而不是受人輕蔑的一群。

單在這個團體，就看出團結一致的重要性。除了上人，我們其他九位成員們的一言一行，切切相關。訪

問團的成或敗，在乎我們能否放下自我，迴小向大。彼此扶助，才能發揮每人的才華，各展千秋；一旦有半點妒忌瞋恚，便障礙重重，一敗塗地。

晚上在雙溪大年的一所印度廟旁的講堂開示，到會者有一千三百人左右。到目前這個中美佛教訪問團名聲大噪，報界每天報導各地信眾激烈的

反應，什麼「佛教的勝利軍」，「末法時期的強心針」等。在信眾激昂高張的情緒中，含有「遠來的



圖：2005年10月攝。上人在雙溪大年的一所印度廟旁的講堂開示。

圖：2005年10月攝。
講堂。

和尚會念經」的好奇心和盼望心。總之，今晚的聽眾是異常的歡喜雀躍，數百個孩子更是高興得手舞足蹈。

上人開門見山，劈頭便道：

所謂「到無求處便無憂，知事少時煩惱少。」修道要精進。精進就是不懶惰，日夜精進，身心精進，不要得到小境界，就誤以為獲得神通了。不要說神通，連鬼通也沒有。無論任何境界來臨，總是抱著「有若無，實若虛」的態度，切勿得少為足，認假作真。

不要像蘇東坡有一次坐禪得到個小境界，以為太高太妙了，便興高采烈地寫了一首偈頌：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然後他便遣侍者從把偈頌送到揚子江對岸的佛印禪師那裡，要求他印證。蘇東坡自己洋洋得意，覺得這回真的解脫，連八風——稱、譏、苦、樂、利、衰、毀、譽，也吹他不動了。

侍者過了江，佛印禪師只對那首偈頌瞥了一目，隨使用毛筆在紙上寫了四個字，把紙捲起來，遣侍者送回

1978

去。侍者也不識字，想這必是讚歎之詞，便拿著卷子趕回去。蘇東坡打開一看，當場從紫金蓮上摔了下來，氣得發抖。你猜那紙上寫的是什麼？原來是「放屁放屁」四個字。

這回蘇東坡什麼也不顧，一股惱氣得跑過江，去找佛印禪師算帳。到了那兒便大發無明火。佛印禪師只淡淡地掃他一眼：「噢，你這個八風吹不動的人，居然被我兩個屁打過江來！」

修道要人轉境界，不是境轉人，不要像蘇東坡，被四個字轉得頭昏腦漲，過後才知道上了當，但已經太遲。學佛的人最緊要不能發脾氣。

已經快十點，我們結束法會，踏上汽車。此時有幾百個小孩子，一窩蜂地湧上來，包圍著上人所坐的車子，口裏親切地嚷著「師父，師父……不要走！」一個拉著他的袖子，一個拉著他的手指，依依不捨。一片真情流露，煞是感人。四週的居士，有些也感動得流淚。

上人臉上帶著慈祥的笑容，跟小孩子握手道別。車開了，他輕輕地歎息：「這都是往昔受我教化的人，這次重逢便很自然地流露出信心來了。」

